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三
三
六

列傳第十五下

通志一百二下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
侍子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
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
舉為太常丞數上䟽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舉永待詔公車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
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十三百六十八
通志一百二下
三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弱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去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

嫚之端抑褻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舜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誠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淺濶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
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
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
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求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語在杜欽傳求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棄委不納而更使
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
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蒲瀾誣天是故皇天
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

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求求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
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
議者多歸咎焉求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
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
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
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志洞洞屬屬小心畏
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
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天

吳皆警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晦昧之警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
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
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
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
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
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
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寧字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欲捐身關東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

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妾言之誅則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求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求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求既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

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
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
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
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
以奉見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
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
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
自代上從之少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令辭職監
門高枕為智者首譚感永言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
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
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
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
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
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
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
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
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
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
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
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
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改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
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
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

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竊見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
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
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
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
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
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
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秦厚
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
攸遂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
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瘖於炮
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爲私
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
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媒媢溷殺無別閔免遁樂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
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
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
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
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驅山靡敝天下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灾異婁降饑饉仍
漆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
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
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
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福禍安
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王之德昭然遠寤
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北蕩滌邪辟之惡志

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
罷北宮私奴車馬嬖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
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
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
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
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
力役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崇厲忠直放退殘
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
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

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矣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
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
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求等使因天變而切諫
勸上納用之求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
見谷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求令發去上
使侍御史收求勅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求還上意
亦解自悔明年徵求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求當之官上使衛

尉溥于長受求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者躬行道德承
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
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
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
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
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
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
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
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

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
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
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
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
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
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
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
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

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父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博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
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
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亦所以破膽寒
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
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
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

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
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
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
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與於百姓困而賦斂
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詎辭曰關動牡
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
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回將去焉故牡飛往
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
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
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
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
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
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
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

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儀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
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
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
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
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
夏之亂庶幾可息矣永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
揚雄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
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

知之不甚親信也求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求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求病二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求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求云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與商親密音從其言由是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及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太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

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
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
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德之母必繫
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
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
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
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儉約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
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猶

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
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
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
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
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
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
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
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
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

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
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
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
晡然日蝕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
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
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
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
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
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
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收帝怒以厭下
心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壽
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事皆爲時所
稱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孤幼從鄴學問亦著於世
尤長小學小學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
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
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番夫

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

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為盜吏捕得之

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

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

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郡必先即學宮見諸生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

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

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

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叢等酒酣見其兄子

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

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

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

私問顯覆衆彊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

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

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灾害件

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

遷兗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

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
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
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
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
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
以南陽犢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
厚好進士彘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
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
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

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
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
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
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
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
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
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
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內史

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
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
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以此策免武令上大司
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
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為
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
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

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
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
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
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
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
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
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
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
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

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
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武就國後莽浸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
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
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
公子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
車徵武武自殺人多寃之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
侯謚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
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
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者召見宣室對政事
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
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
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
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多變更成帝之政嘉上疏
以爲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
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

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由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匆匆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

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湏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逸欲有

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
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
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
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
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
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惠生何況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
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

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
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
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
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
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費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
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憂外奉
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
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
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
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唯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
官寺上林中又爲賢起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
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
好特賜其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
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誼譁羣臣惶惑詔書罷死而
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灾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
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
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慾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言王者代天爵人不可不慎比者山崩地動日食於一朝皆陰盛侵陽之

戒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為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
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
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
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
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
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
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
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
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

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
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各
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
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
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
雜議衛尉雲等十五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
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
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

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
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
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
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
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
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寢宗廟也
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
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
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

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
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在以擊地謂官屬
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
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
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
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
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
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
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

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二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
同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
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
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
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
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
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邳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坐讓爵位相隨空受封

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動地水出流殺人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
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
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
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
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
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

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王莽共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謹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
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天地定位不可亂也今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
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
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
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
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
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
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
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
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
以來久矣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
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

冊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
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
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事下廷尉廷尉劾冊大
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冊經行無
比自近世大臣能若冊者少發憤瀆奏封事不及深思
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冊以此貶黜恐不厭衆
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
疑知冊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
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互稱譽冊前後相違不

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冊令上大司空高樂侯
卬綬罷歸後尚書令唐林上疏爲冊訟寃上從林言復
賜冊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冊旣免數月上用朱博議
尊傳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
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
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以前事奏免冊爲庶人冊於
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
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
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褻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

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
太皇太后詔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
王莽敗廼絕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
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
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
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
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峒

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
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
口吃不能劇譚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不
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
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
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崦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文

多皆不載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

糺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焱駭雲訊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眈翕赫習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蚪蠖略黠綏瀰辱慘纒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邈之旖旎

也流星旌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敷萬騎於中營兮
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馭遺風
陵高衍之崿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掾藥而徂天門兮
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轅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
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
厥高蹇而不可虜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
薄攢并閭與菱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駸駸兮
深溝欽巖而爲心遑遑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巖石關施
扉序延屬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確而成觀仰擣首以

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
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渺渺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
兮忽軼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金
人佻佻其承鍾虞兮蔽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
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袖洪臺
掘其獨出兮撮北極之嶻嶭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
纔經於袂振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
而撒天左攬搶右玄冥兮前燦闕後應門陰西海與

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虩昆侖覽摻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乎
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棖兮神莫莫而扶傾閭閻其
寥廊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嶷隗虩其
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
兮颺翠氣之寬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虩
臨淵回焱肆其碣駭兮猱桂椒而鬱移楊香芬第以穹
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舂以棍根兮聲駢隱而歷鍾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惟弮環其拂汨兮

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嬰牙之調琴
般倕弃其剖斲兮王爾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倕佺兮
猶仿拂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
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蚺蚺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
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廼搜迹索耦皐伊
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喻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虛禮神之園登乎頌祗之堂建
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

目辱三危陳衆車於東阮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
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御黈梁弱水之滌淡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王女無所眺其清虛兮處
妃曾不得施其蠶眉方孽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
爲資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頤樹靈
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倉海西耀流沙北燠幽都
南湯丹厓玄瓊觥膠拒鬯泔淡盼嚮豐融懿懿芬芬炎
感黃龍兮燦訛碩鱗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

神儻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
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
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
兮兩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
登降列苑單墀垣兮增宮峻差駢嵯峨兮嶺嶒嶒峴洞
亡厓兮上天之緯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俾祇
郊禮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兮輝光眩耀隆厥福
兮子子孫孫長七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
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督陞

遠則石關封巖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竒瑰偉非
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里宮
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
欲諫則非時欲默而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
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
釐三神又言屏下女卻宓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
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

汾陰旣祭行游介山回安邑舊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
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
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棹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
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趯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嚶嚶

旭旭天地稠敷，鉞丘跳巖，涌渭躍涇，秦神下讐，蹈鬼負
沚，河靈矍踴，爪音掌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
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
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序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
於龍門，灑沈菑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
望兮，聊浮流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
瞰，帝唐之嵩高兮，睨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
行，睨咳下與彭城，濺南巢之坎圻兮，易函岐之夷平，乘
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峽嶠，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

灑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
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
雙，遵逝序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
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鈞芒與驂蓐，收兮服
玄冥及祝融，敷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摠頌，隄於穆
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其十二月
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
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

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中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

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各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旣與地厚侔些譽貴正與天平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陋三王之阼薛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皇之登闕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祖落於外帝將唯田于靈
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廼詔
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闡闡儲積共恃戍卒夾道斬
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艷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
天與地杳爾廼虎路三陵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
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
圍會然後先置庫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
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

竟塹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
蜺爲縲屬之虜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清水之
波滢滢與與前後要遮攬槍爲闡明月爲候熒惑司命
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似路微車輕武鴻緇緹獵般
般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迓虜高原之上羽
騎營營助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
虜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鼉始出乎玄宮撞鴻鍾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
旂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從允溶淋漓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嘖瀟率鱗羅布列攢以
龍翰秋秋踳踳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
踐蘭唐舉彖烈火轡者施披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
之陳從橫膠輅焱泣雷厲驥駢駘磔洶洶旭旭天動地
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
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控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斲巨狴
搏玄螭騰空虛距連卷踔夭矯娛澗門莫莫紛紛山谷
爲之風焱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茨
黎獵蒙龍麟輕飛獲般首帶脩蛇鈎赤豹挫象奔趾蹙

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藹素華爲旒熊耳爲綴木
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虜大溥聊浪虜宇內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望舒彌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
素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
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
騎聿皇蹈飛豹綃噪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
墊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遙喙虜紂中三軍芒
然窮穴闕與亶觀夫票禽之紕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

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警怖魂亡魄失觸
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
禽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
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
簪峯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娛虜其中噍噍昆
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
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嶺獮據鼉
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自有

虞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處妃餉
屈原與彭胥於茲虜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
匡雅俗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蠻習如神仁聲惠於北狄
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喟然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大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
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
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
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恐
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
雉蒐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
是醇洪苞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
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
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明
年上將大誇胡人必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置罝梟捕熊羆
豬虎豹狢狸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
爲周陸縱禽獸於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
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襄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搃

熊羆批豪豬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乎農民三旬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士窶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䟽飢不及餐鞮整生蟣虱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虜皇天廼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之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緜衣不敝革踏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

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廼命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逢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輻破穹廬腦幕沙臍余吾遂獵于王庭毆橐它燒燬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蹂死輿厮係累老弱交鋌癩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首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

西征羌黠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萃習馬長揚簡力狡獸校武驃禽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媚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

通志前漢文傳卷十五
百五十四
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
彷彿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
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
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
虞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
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
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稷稻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狎獲之收多麋
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
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
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
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壹縱壹橫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
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
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
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
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

無常居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
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
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
契人人自以爲各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
去而殷虛三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
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
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
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
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
談闕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
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辱今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而子
廼以鷓臬而笑鳳凰執蠲蜓而譙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跼扁鵲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
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
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
平都於維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
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唯其人之瞻知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

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
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
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
也既廼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
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
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
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摺極

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
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
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揅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緝
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
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
曼漈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擬圖告十一

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
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
者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
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
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曷費精神於
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
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
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

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
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序又必聳身
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擗
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
志山之高不嶮嶢則不能淖滂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
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
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
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
蓋昏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擬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婣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知其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

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

錄史氏著其目云漢史贊曰雄之自序云爾

自號曰法言之前皆

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竒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

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恬於執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
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
作州箴賦莫善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善於相如作四
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滂重焉而桓譚以爲絕
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子投棻囚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聞請
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
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
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
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
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二三年時大
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
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
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
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
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
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
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列傳第十五下

通志一百二下



